

沈

宝

基

诗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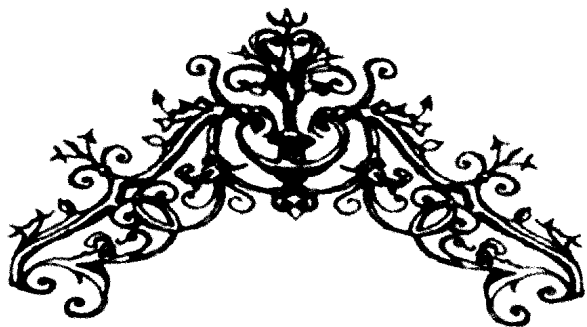
■ 罗选民 选编

沈宝基诗集

我荒山闭目凝望
我是倾上高耸着
原是谁听寂寞东
一个来是月下方
个泪我的女儿



 安徽文艺出版社



沈宝基诗集

罗选民 选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宝基诗集/沈宝基著. 罗选民选编.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3. 12

ISBN 7-5396-2109-5/I.1941

I. 沈... II. 沈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4836 号

沈宝基诗集

沈宝基 著 罗选民 选编

责任编辑:凌敏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25

字 数:250,000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109-5/I.1941

定 价:18.5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 者 像



留学法国 摄于1929年



夫人张敬惠



相敬如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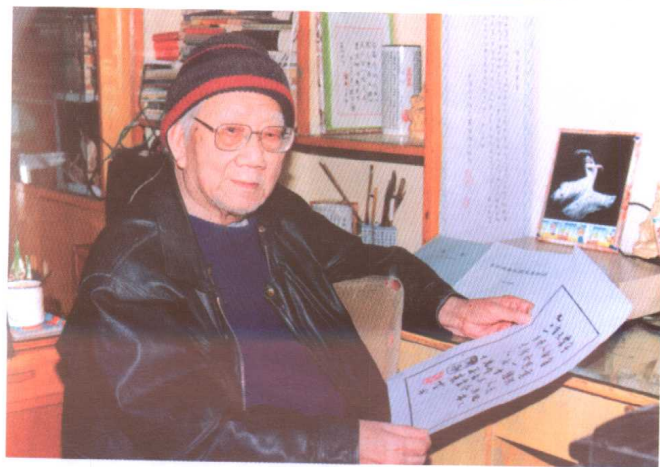
故人重逢



桃李芬芳



诗性不减



促膝长谈



彩石补诗

我不怕黑暗崎岖
不怕天上人间的雷电风雨
违背了世情冒犯了威权
是我贞节呢抑是癫狂
敢与命运反抗
为怒海上将沉的舟
泥涛里已破的车

诗书并茂

美景无限



序言一

沈宝基先生的名字，我早已有耳闻。1990年9月我调到长沙铁道学院外语系任教，但同沈先生第一次见面，却是在一年半之后。此时，沈先生深居简出，家里由一位小保姆来照顾。家中十分简洁，除了几件家具外，就是满架的书。

那一次见面，我没说什么话，基本上是听沈先生在说。他耳聋，我们跟他讲话，要说很大声他才能听到。正因为如此，他说话也是很大声，惟恐我们听不见，说到高兴时，两手都挥舞起来。他把我当做知音，谈诗歌的创作，从神秘派的诗人到意象派的诗歌，从七律诗到弹词，无所不谈。当我呈上刚完成了的一篇评论文章“荒诞的理性与理性的荒诞——评托妮莫里森小说《心爱的》批判意识”时，他的话题又转向了文学批评，目光犀利，评论精辟。我当时极为惊讶，面前的这位老人，几乎足不出户，却能笑谈天下学术事，让我从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记得在离开时，沈宝基先生送了我一册油印本的诗集《沉舟》，封面上还有题词。那天晚上，我应该早睡，因为第二天早上要给学生上课。但是我为他的诗深深地打动而无法入睡。我从小喜欢诗歌，记得年少时，不仅读唐诗，还读雪莱、拜伦、普希金、海涅……遇到精彩的诗章，就要抄在笔记本上，兴起之时，还酸溜溜地作诗，聊以自慰。后来，我在工厂当工人，一点点雕虫小技被领导发现，被频繁借调到管理部门帮忙，平时在车间劳动，有任务时，就做宣传工作，常常泡在官样文章中，当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刀笔吏”，而且，一做就是几年，直到七七年恢复高考。我自认为与诗缘分已尽，但在读沈先生的诗时，我有一股不可言状的冲动，早年

的诗情，如沉埋在心灰之下，一旦拨开厚厚的灰烬，似乎又发现一缕缕蓝色的火苗。

我喜欢沈先生的诗歌，首先我喜欢他的“情”。这个“情”就是林语堂欣赏的而中国人普遍阙如的，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仁、智、勇”尚不够，应加上一个“情”字，用英文来表达就是“passion”。这个“情”，用刘鋹的话来说，乃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一点，在《三个永恒的女性》的诗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绝不滥用词语，而是创造一种气势，创造一个意境，创造一个主题，让读者去回味，去产生共鸣。下面是他的长诗《哭城》中的两节：

我闭目凝望
荒山上高耸着东方的长城
我倾听寂寞
是谁在月下哭诉
原来是我自己身内的
一个泪的女儿的言辞

.....

我倾听寂静里有无回声
寂静倒在倾听我哀哭
我不怕黑暗崎岖
不怕天上人间的雷电风雨
违背了世情冒犯了威武
是我贞洁呢抑是疯狂
敢与命运反抗
如怒海上将沉的舟

泥泞里已破的车
载着这“渴念”的沉重
来到我生命的尽头

沈先生后来写到：“我从小到大，孤独时常常觉得似有一个声音在我的心头低低哭泣。是谁？是孟姜女、白娘娘，还是我自己？模糊不分明！因此后来我在《哭城》这首诗里，一是表达传说本身的感人肺腑，孟姜女的贞与情；二是要含蓄地说明传说中的孟姜女渐渐成了我自己的象征得不到的真与诗。……三是，这比较次要，社会的因袭和陋习，自身的顾忌与懦弱，逼诗人无所适从，久而久之，丧失了自己的雄心壮志和纯真，到了最后，这失败的诗人只能是徒然寻找，寻找，找不回至高至贵的故我，只是隐隐约约常是听见心头的哀哭。”

沈先生提到的哀哭，乃不得为而为之。他没有堂吉柯德的勇气，也没有梅尔维尔笔下白鲸的力量，他选择了哀哭，对象并非是人，而是天和地，要让这哀哭撼动天地鬼神，让他的泪水似长河，洗涤世间的不平，换来人性的温馨。所以，他的哀哭不是软弱，不是畏惧，更不是投降，而是一种战斗的方式，是大智、大勇、大悲和大情的表现。他在《哭城》中继续写道：

莫道我手指无力
莫道我呼声微弱
爱的手指与呼声
能摇震山川
我要一天天
我要一年年
搬下一块块巨大的砖
拆除了

东方之暴君的伟绩

沈先生的哀哭是悲壮的乐曲，是惊天动地的呐喊，是掀起巨浪的磐石。东方的凄切，西方的壮美，都在这哀哭声中汇集，从而奏出了连绵永恒乐章……

我将抱此最后的
天的恩赐
投入自己的
已流成巨川的泪波
我的牺牲与殉情
将激起悦耳的水音
我虽死犹生的灵魂
(我的心,我的我)
将如一朵无根的白荷
十年百年千年
永远漂流着漂流着
直到人性深处
人性深处与远处
人性深处与远处

读解沈诗需要文化的底蕴，沈宝基的诗是中西文化的结晶。在上世纪 20 年代末，沈先生曾与戴望舒一块游学法国，后者要当诗人，而沈先生选择做学者，并于 1934 年获得法国里昂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他在法国时，对中西方文化有深刻的思考和深厚的感受。他做学问，但他从没有放弃作诗。他曾在一篇题为《摩里斯-赛孚》的文章中写道：“山顶的顶楼上，眺望楼边罗马水道桥的残迹，山下全城的静中之动，映天的红浪，迷离的烟树。于是，迢迢

客子，不免对于时间和空间，要起些徒然的感慨和怀念。我常爱在罗纳及莎纳姐妹河边，如在梦中地徘徊着，而且倚尽一座座壮丽的、各个不同的石桥、铁桥和悬桥。雾里的喧语，雾里的星灯，笼罩我这一颗雾里颤抖的心。我在故土，抑在他邦？我在天上，抑在人间？”多么迷人的描述！时空错乱，境物更迭，触景生情，情不生而已，竟终不能自己。非身处异邦，非具有诗人之情怀，是无法具有这般感受力的。钱钟书于1936年在塞纳河边曾写下一诗，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万点灯光夺月光，一弓云畔挂黄昏。不消露洗风磨皎，免我低头念故乡。”（《槐聚诗存》）

沈宝基最初的诗受到了友人戴望舒的批评，因为太注重形式，太讲究韵律和对称，像一个浓妆艳抹的小姑娘。打那以后，他又恢复了不拘形式的白话诗，把外国现代派的手法同中国古老的素材结合起来，写出了一篇篇耐人寻味的诗作，《哭城》无疑是其中之一。在上面引用的一节诗中，我们能发现瓦雷里的水仙辞的影子，但沈先生“削繁就简，加以净化，突出主题，多层次地采用象征手法，和内心独白的表达方式”，写出了《哭城》与《塔下呻吟》两首长诗。在《哭城》中，沈先生用白荷作为象征，一个无根的超脱的白荷，象征人们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是人性升华的完美的表现。也许我们无法得到这朵漂泊的白荷，但我们不能在心中没有它，我们不能不追求它。

我同样喜欢沈先生的短诗，那样情真意切，那样意蕴深长。“真”是诗歌的生命，是沈先生诗歌的又一特色。真正能做到“真”的诗人是少之又少，能将“情”与“真”完美结合的诗更是微乎其微。沈先生的诗可以列入这微乎其微之列。我将他写给夫人的诗《致惠》的其中两段录下：

你知有我我知有你

话多不如不说
爱无声之歌曲
沐浴于日光杯中
爱你肉的红润的蒸发
和灵魂的颜色

.....

我爱你眼里的故乡之色
小小蚱蜢舟载的不是愁
天程中日行万里夜行万里
潮落潮涨生死浪
情长丝短杨柳堤
故乡是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你

沈先生的儿子著名的摄影家沈今声曾告诉我，他父母都出生在浙江平湖，青梅竹马，家乡有长堤柳岸，海湾风和日丽，涛声不断，两口子相伴走过了人生的大半个世纪，夫人于1986年先沈先生而去，葬在平湖家乡的海湾。沈先生也于去年作古，骨灰运回家乡，同妻子合葬一处。此时，我们再来读沈先生十几年前写给亡妻的诗歌，回想他们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他们共同承受的坎坷与劫难，也许更能体会诗人的真情。任世事变幻，荣辱交替，不变的是诗人的心，是人间的情。写到此，我想起罗大佑的歌词“一样的月光”，同样的“我”，世界依旧，却无法找到昔日的那份情感，世界的变化，带来了人间的多少失落与感叹；涛声依旧，毛宁的船票已无法搭上昔日情人的船只，那一声声的无奈，那一回回的绝望，让人迷惘失落；而沈先生的诗歌，让我们荡气回肠，感叹不已，领悟到人生的挚爱，看到人间的真善美。

要想一部诗集所有的诗都是精品是不可能的。一个诗人能有几首诗让读者去悲去喜去爱去哀就足矣，我不敢说收在这本诗集的诗都能让读者满意，但我可以肯定，有一部分诗歌值得读者反复品读。记得，人家问我，去了两趟耶鲁大学，待了近两年的时光，就它的校园而言，它有什么与众不同？我想了想，耶鲁一些建筑，在普林斯顿或斯坦福大学也有，但是它有几个，如斯特林图书馆、哈克斯塔、圆顶大礼堂等，却是让人看了就无法忘怀的。沈先生的诗歌亦如此。读者可能对他后期的一些诗歌不感兴趣，但不可能不为他的精品而着迷，我甚至想，如果将这些诗谱写成歌曲，一定会更加深深地打动人的心弦。

沈宝基先生的诗集，是一叶满载宝藏的小舟，它珍藏的是心灵的财富和智慧，只要你登上它，你会惊叹，你会赞美，你会陶醉。

罗选民

2003年8月15日于清华园荷清苑

序 言二

观光诗的“小型博物馆”

要是说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诗是一座不大不小的精神文明博物馆，估计不会有多少人表示异议；但是，若把其中某位诗人的诗作或某部诗集称作“博物馆”，恐怕就要让人一愣，即使他心地十分宽容，审美兴趣也很广阔，要在“备受责难”的中国新诗或“现代诗”的原野上发现一处“富矿”，依然颇感为难，原因很简单明白：八十年代前的著名诗人专心写诗的“工龄”罕有超过十年者，八十年代后的专业诗人禀承的文化资源稍嫌贫瘠。然而，我坚信隋代大学者王通的如下论断：“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无诗，职诗者之罪也。”摆在我面前的《沈宝基诗集》便堪称诗的“小型博物馆”，理由主要不在于其中体式多样，篇什繁富，而在于它多姿多彩地展现了一位世纪老人无所不可入诗的真性情！

沈宝基先生的生年（1908）正值满清末代皇帝登基之年，但未闻曾涉猎政坛，所以不好说他是“三朝元老”；只是在知识大海中，他着实经历过东西洋流的猛烈冲撞和洗刷，身体力行过启蒙时代的主要信条，也练就跨文化使者的必备功夫（他素以法国文学的编译者著称），则是无疑的。而且，他领略过新中国诞生的阵痛及其“童年时代”的沟沟坑坑，在垂暮之年步入千载不遇的盛世。满腹经纶，百年沧桑，不显于文，必显于诗；就我所见到他在八十年代以后写作的叙事或抒情的篇章来看，林林总总，大器晚成，如说

已汇集成“小型博物馆”，毫不夸张。

诗的功夫多半要做在诗外，如尼采所说：“世界是一件给予我们生命的艺术品”，也如富柯所说：“我们必须把我们自身的生命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创造”。沈宝基先生学贯中西，但若囚于语言牢笼中，不去拥抱世界，不热爱生命，依然停留在“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辞强说愁”的阶段，决计写不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通俗故事诗”和哲理抒情诗。他不轻易抛开世上的一草一木，更何人之生命。他珍惜自己的暮岁，为的是“向未来的时代献出一颗赤心一团热爱”（《发挥余热》），他也怜惜九十年代初三位轻生的“颇有才情的年轻诗人”，特赋《大德曰生》一诗自勉勉人；他爱惜一切无辜的、惨遭磨折的生命，为此赞扬不畏人言为麻风女疗疾的“高僧”（《为现象所迷》）……

作为现代诗人，沈宝基先生还有两大特点：一，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世纪初开始的白话诗传统，不因“现代汉诗”总体上尚且稚拙嫩弱而退守旧体的“古典汉诗”的阵地。这说明他是一位很有抱负和希望的诗人；正因为新体诗尚不完美，才需要所有有能耐的诗人都以不懈努力的汗水去浇灌它，去催放更多更美的艺术奇葩；他决不让自己充当“局外人”或“门外汉”。从语言技巧来看，沈宝基的大部分诗作也确实为新诗增添不少光彩：他的诗歌语言既婉而多讽，又直而有致，总的来说，自然，简洁，没有故弄玄虚、矫揉造作之态。从他劝诫一个学写诗的青年将诗写得“再短些更纯”（《短诗》）来看，显然，他已掌握了诗有别于“分行散文”的第一要诀。二，他的许多佳作是在八十多岁的高龄时写成的，像这样在耄耋之年还焕发“创作的青春”的例子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颇为罕见的。

这里尚未遴选出沈老先生那些可以传世的佳作，因为这需待一些时日让较多的读者来品鉴和鉴定，这里也没有认定他的诗作在总体上已经达到现代汉诗的艺术高峰，因为还可以挑出一些不

足之处,如:他的诗作稍有理胜于情、情胜于韵的趋向。但是,要做到情理交融、情韵兼胜,就是在很成熟的诗体中也很难得,更何况在不足百年历史的中国新诗中呢!而且,沈老的这种偏胜符合诗的正道,如果理不胜辞、情不副韵,便有形式主义之嫌了。

在文化产业化和高雅艺术渐有衰退之势的当下,是哪里春风送来如许的精神甘霖呢?有关出版部门的责任心和远见,是可以肯定的。除此之外,据我所知,沈老先生退休前执教的长沙铁道学院一些老同事和领导的大力资助,也是这部诗集有缘与广大读者见面的动因。正是在这种春风化雨的宜人气候中,沈宝基先生才能老当益壮,驰骋于新秀如云的诗坛,将他赤子的余热发散净尽。我为自己的老前辈(他也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的学者)如愿以偿的成就而深感欣幸,他留下的文化财富将为后人所继承和发扬。

陈圣生

2001年3月26日于太阳宫